

廢名集

第一卷



北京大學出版社



王风
编

廢名集

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废名集·第一卷/王风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301-14723-8

I. 废… II. 王… III. ①废名(1907~1967)-文集②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1839 号

书 名: 废名集(第一卷)

著作责任者: 王 风 编

责任编辑: 张凤珠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723-8/I·207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1240mm A5 19 印张 410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0 元(精装, 全六卷)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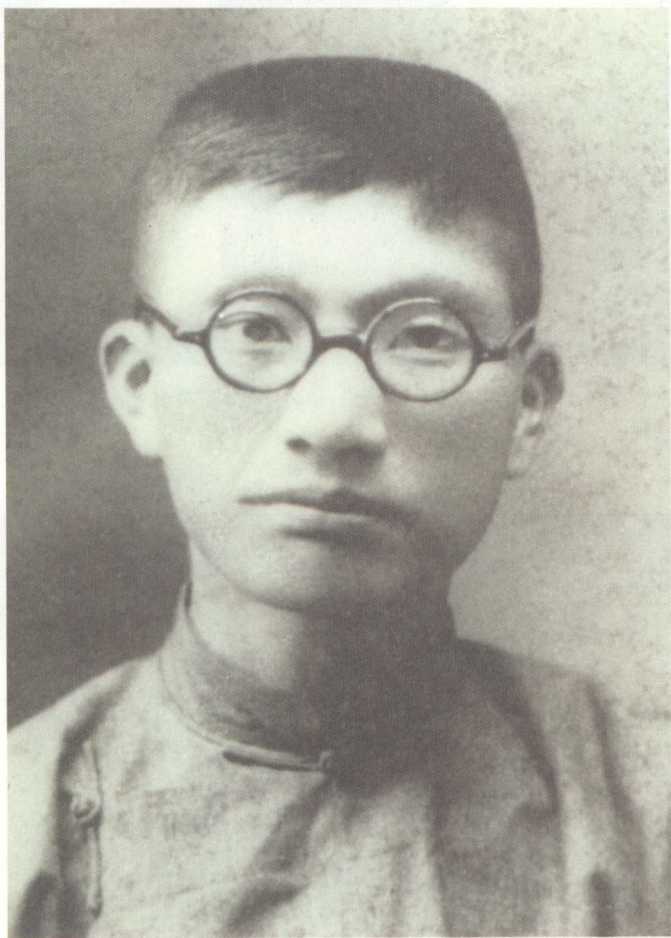
编辑委员会

刘中树 钱理群 陈振国 陈建军 陈方竞 吉贞杏 冯荣光

特约编辑

仲怀民 黄曼萍 董江鹰（版式） 张述沉（图式）

本书承蒙中坤诗歌发展基金、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资助支持



废名，20年代。



《竹林的故事》、《桃园》、《枣》废名自存本，其中《桃园》为再版，其他系初版。



西 齋

当年北大西斋，废名就读预科及英文系本科（1922年秋—1927年夏）时居此，《竹林的故事》所收小说均写于该院内。采自《民国十八年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

竹林的故事

這是馮文炳先生的短篇小說集，現已出版。馮先生說：『這是我的悲哀的玩具，而他又給了我不可名狀的歡喜。』現在想將這歡喜分給他的讀者。定價五角。

《语丝》从46期（1925年9月28日）至62期（1926年1月18日）刊登该书广告，从“快出版了”到“现已出版”，内容繁简不一。各期均置中缝，唯1925年11月23日54期与《热风》等书广告同载于附页，是为本图所取自。

廢名先生的創作

周作人先生說：

……我覺得廢名君的著作在現代中國小說界有他的獨特的價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

……文藝之美，據我想形式與內容要各佔一半，近來創作不大講究文章，也是新文學的一個缺陷。的確，文壇上也有做得流暢或華麗的文章的小說家，但廢名君那樣簡鍊的卻很不多見……

短篇
桃

園 五角五分

短篇
棗 五角

長篇
莫須有先生傳 八角

長篇
橋 一元三角

開明書店出版

附于开明书店版《莫须有先生传》书末的广告。



黄梅城外通往废名外家岳家湾的小道，亦即《桥》中小林往史家庄琴子家小道的原型。木山英雄摄，1999年。

黄梅城外一景。废名笔下小南门外的河与洲今已不存，此照约略可见《浣衣母》、《桥·洲》等的笔意。木山英雄摄，1999年。



岳家垆墩头坝上的古枫，废名童年常在此树下，《桥》中有“枫树”一节，据云“松树脚下”之松树原型也是此枫。木山英雄摄，1999年。



从坝上看岳垸满坂稻田菜地，茂林中掩藏着岳家湾，远处是马尾山。岳家湾系《桥》中史家庄的原型。翟志宏摄，200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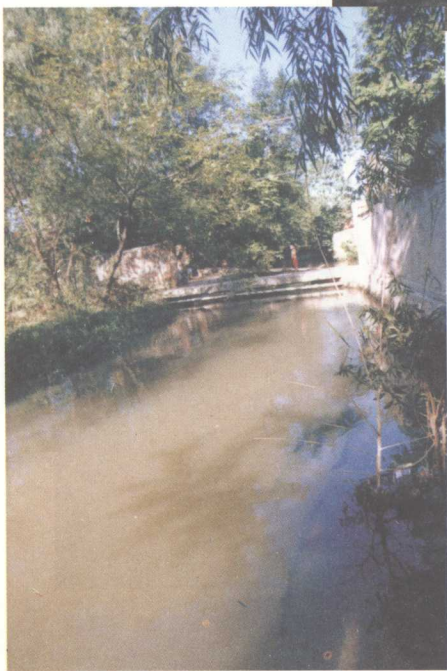


《桥》中小林与他的伙伴逃学游戏的芭茅在今天的黄梅依然茂盛。翟志宏摄，2003年。



“一里半路岳家湾”之一角尚存旧貌。翟志宏摄，200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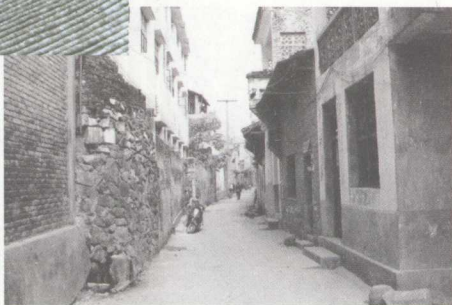
岳家湾之废名外家，已显败落。《桥》中史家庄的琴子家似乎要豪华得多。陶培德摄，2001年。



今日岳家湾幽僻一角。陶培德摄，2001年。



废名故居所在的小南街，亦即《桥》中小林家所在的“后街”的原型。陶培德摄，1960年。



小南街如今已是面目全非，废名故居仅余左侧这半堵乱石墙。木山英雄摄，1999年。



黄梅城中高塔寺塔，因塔面用青砖多法砌筑，如乱石堆成，俗呼乱石塔，又状如青笋，亦称青笋塔。《桥》一度曾拟名“塔”，内中写到的塔大约有作者记忆中此塔的影子吧。何新民摄，1953年。下为经过重修的高塔寺塔。陶培德摄，1990年。





光緒二年刻本《黃梅縣志》中的“縣治全圖”，從中可見《橋》所描寫“萬壽宮”、高塔寺之塔的位置。右下“便民門”即“小南門”，出門則“小橋流水走沙灘”，廢名幼時往外家岳家灣，以及《橋》中小林往琴子住的史家庄均從此門出也。

分卷提要

第一卷

上 编

小说（上）：《竹林的故事》、《桃园》、《枣》、集外短篇 5 篇

小说（中）：《桥》

第二卷

小说（中）：《桥》（下卷）、《莫须有先生传》、《纺纸记》、
《芭蕉梦》

小说（下）：《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第三卷

文（20 年代）：22 篇

文（30 年代）：62 篇

文（40 年代）：18 篇

诗（1922—1930）：11 首

诗（1931）：57 首

诗（1932—1948）：23 首

第四卷

论（上）：《谈新诗》、续编 4 篇

论（下）：《阿赖耶识论》、外编 5 篇

下 编

《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

《古代的人民文艺——诗经讲稿》

《杜甫论》

《杜甫的诗》

古典文学论文 6 篇

第五卷

《跟青年谈鲁迅》、外 3 篇

《鲁迅的小说》、外 1 篇

《鲁迅研究》、外 3 篇

第六卷

《新民歌讲稿》

《歌颂篇三百首》、外 2 首

《毛泽东同志著作的语言是汉语语法的规范》

《美学讲义》、外 1 篇

文、诗 24 篇

附 录

前言

废名本名冯文炳，但他似乎很痛恨这个名字，以致在创作生涯的初期就早早地“废”了，有关情况可参看本书“附录”《笔名录》。不过 50 年代以后，他又把本名给恢复了，这一回他没做任何解释，我们也不好妄为猜测。本书书名选择“废名”，只是由于这个名字更为读者所熟悉，并没有轻视他后期文字的意思。实际上我们以北平城国共易手为界，将此前作为作家的废名的创作与此后作为学者的冯文炳的著述分为上下两编，正无所倚轻倚重。当然，他的文学研究大体上都还可以看做所谓“作家的文论”，从这个角度着眼，我们所确定的书名也就很有道理了。

本书收录现能找到的废名所有已刊未刊作品，依全集体例编纂，其不名“全集”者，盖缺收日记、书信两项。根据某些线索，废名可能不定期记些日记，但至今未能寻及；书信收集情况极不理想，不到十通，尤其存于周作人后人处大宗函件一时无法整理出来，所以除以书信形式发表的文章外，私函一律不收。其实，失收书信日记，也是可以叫“全集”的，我们这样做，是有点过于谨慎了。

为一个作家编定全集，并不是什么太特别的工作，古往

今来都有人在做。编辑废名的作品，所碰到的问题想必也是前人曾经遇到过的。比如，作者生前汇集作品的情况不理想，就废名而言，民国时期印行了三本短篇小说集和两部长篇小说，这是他亲手所为。另外一本诗论是周作人代为作主出版的，还有一本诗集和一部佛教论著他自己已经编好，但没来得及面世。除此之外的其他作品，则散落于大大小小的报刊中，从搜集到分类排序都会碰到困难。民国时期的新学目录索引，期刊方面有专书，能较快得其大略，报纸副刊方面还未能有目录专书，自是费心费力，至有摇过上百缩微胶卷的“苦劳”，这大约也可美其名曰“辑佚”了。至于分类，则小说、文、诗，再有学术性质的“论”，目录学依据想必是很充分的。共和国时代的废名，除了编过《废名小说选》外，仅出版一部谈鲁迅的书，其他绝大部分都是教材，在文体上几乎全可以归为“论”。这就造成本书下编分类标准与上编难以统一，上编以文体划分，下编以内容划分，亦即以研究对象分类。上编各文体项下又依时序分为数辑，即便这时段的起讫也没有统一。比如新诗，1931年废名诗兴大发，三五月写了一百二十多首，而其他年份全部加起来也就三十来首，因而1931年单成一辑，此前此后各成一辑，想必也只好如此。一般来说，编定全集，应以分类合理、便于阅读和使用为准则，如果作者对自己作品的编辑思路有过提示，让编者有所遵循，自然更为理想。像鲁迅，绝大部分作品都曾亲自结集，还留下《鲁迅三十年集》的目录，对后人是很方便的。只是这种情况并不常有，那么编者的主观成分就会大一些，具体到本书，已经作者结集的自然予以尊重，即便如

已经散佚的《天马》诗集，也极力搜索蛛丝马迹，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恢复。至于其他，比如散文，全是散乱的篇什，其分组排序只能以意为之了，不尽当处恐在所难免，但既是编辑，就会有编者的主观在，总不能胡乱地堆在一处了事。

搜集之后便是版本择定的问题，对于文献学来说，这是基础，一部古籍的整理，初始工作就是在目录学的支持下考订版本。由于基本上不可能有作者写定稿的存在，大量的情况是不同时期的刻本和传抄本并置，有时还有两个甚至多个不同来源的承递版本链，因而考其关系，辨其源流，善择底本，是关键之关键，直接决定整理本的权威性。底本之外其他版本，何本该通校，何本参校即可，亦须大费周章通盘考虑。现代文本由于时代较近，一般而言，版本源流的考证较为简单，版权页制度提供了直接依据。同时手稿的大量存世可以为底本提供权威的支持，当然很多手稿未必是写定稿。现代文本的特殊之处在于，作品在结集前通常会在报刊上先行刊发，也就是说，在手稿和结集之间，还有一个报刊版，这就使得情况较为复杂。目前通行的做法是，将初版本视为写定本以充底本，这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是合适的。不同作家有不同习惯，有不少作家，在再版过程中，由于自身思想、艺术观或现实环境的变化，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后人的整理，如无特殊学术原因，自是应以其初始面貌为依据，选择初版是合适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如周氏兄弟，习惯上从手稿写定到报刊发表再到结集印行，通常并不做文字上的改动。按理底本如何选择均无不可，但报刊编辑有删裁权，严厉的审查制度对尤其是鲁迅后期文本面貌的影响非常大，